

渔歌朗月梦童年

20世纪中国作家学者艺术家谈童年

主 编 邓九平
主 编 严文井
主 编 钟敬文
名誉主编

4



中国和平出版社

20世纪中国作家学者艺术家谈童年

渔歌朗月梦童年

名誉主编/严文井

钟敬文

主 编/邓九平

— 4 —

中国和平出版社

图书在版编目 (CIP) 数据

渔歌朗月梦童年：20 世纪中国作家、学者、艺术家谈童年/钟敬文等主编. —北京：中国和平出版社，1998. 12

(新绿文丛：第 1 辑)

ISBN 7—80101—911—3

I. 渔… II. 钟… III. 散文—作品集—中国—当代 IV. I267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(98) 第 21648 号

新绿文丛①——渔歌朗月梦童年

中国和平出版社出版发行

(北京市东城区和平里东街民旺甲 19 号 100013)

电话：84252781

三河市东方印刷厂印刷 新华书店经销

1999 年 1 月第 1 版 1999 年 1 月第 1 次印刷

开本：850×1168 毫米 1/32 印张：8

印数：1—6000 册

ISBN 7—80101—911—3/G·684 定价：15.00 元

本书顾问及编委会名单

顾 问: 张岱年 季羨林 卞之琳
林 庚 侯仁之 陈 原
赵朴初 任继愈 冯亦代
周汝昌 黄苗子 郁 风
丁 聪 方 成 吴祖光
李 锐 范 用 周巍峙

名誉主编: 钟敬文 严文井

主 编: 邓九平

编 委: 牛 汉 林斤澜 邵燕祥
乐黛云 钱理群 王得后
王富仁 梁 衡 解思忠
舒 乙 张抗抗 邓九平

序

●严文井

童年是人生中最纯净、最美好的时期。童年的心灵是清澈的，像流动的泉水。人们在回忆童年时，总会有讲不完的故事。听这些故事，结合自身的感受，就能帮助我们更多地了解这个世界。

我欢喜阅读童年生活的书，我也为儿童们写过一些书。我想：我们这一代人，把我们的童年生活写出来，把我们的苦难经历告诉下一代人，使他们更坚强些，使他们不再走我们已

经走过的弯路，这是我们不容推辞的责任。

但我要善意地提醒小朋友们，我们尊敬有成就的人，却不要盲目模仿他们，你们应当走自己的路，你们应当更耐心地、更仔细地读懂生活这部大书。一个人只有真正读懂这个世界，才会更珍惜生活、珍重生命、珍爱他人。

在一个充满爱心的世界里，人的生命才会受到尊重，而没有爱心的世界，人会因孤独而难以生存。这个浅显的道理，现在被一些人遗忘了。只有唤醒爱心和良知，让人们关心他人，这个世界才会变得更美好。

历史上，不少有成就的伟人，他们不甘心沉没在平庸和丑恶的事物中。他们不断寻求光明，寻求理想，寻求幸福。人类的生活，正是在新的探索、新的险遇、新的创造中接近完美的境界。

世界上，没有一个真理能够令人信服地告诉我们，造成几千年来人类苦难和忧虑的根源是什么？如何除掉这些根源，这是一个十分复杂的问题，我们一直在寻求解答这个问题。

我们相信：世间的真理，并不是只有一两个圣贤才能掌握。上帝没有给予他们这样的特权。生活的真理，人人都可以去辨识，去探索，去思考。人们憎恶腐朽，反对停滞。人们追求新的希望，进行新的创造。人类的进步，正是从一个个新起点开始的。

中国和平出版社隆重推出《新绿丛书》，收入20世纪众多文化名人的回忆文章。这是献给全国青少年朋友

的一份珍贵礼物。

我想：在大自然绿意葱葱的环境里，象征着生命意义的绿色永不休止地繁殖着，蔓延着，它向人类宣示着无尽的活力。

让我们赞美给世界带来生机的绿色。让我们珍爱给人类带来希望的春天！

我们为你们祝福！

1998年5月4日

目 录

1	童年	唐 弢
4	三 迁	唐 弢
14	以虫鸣秋	唐 弢
20	“后市街”的童年	冯亦代
26	阁楼的忆念	冯亦代
35	童年漫忆	孙 犁
42	为迎接新世纪而呐喊(节录)	荒 煤
51	在贫困中成长	周而复
57	植根在沃土里	王西彦
72	打破牢笼	杨 沫
83	童年琐记(节录)	方 敬
101	永远的怀念	叶君健
107	忧患深深八十年(节录)	徐中玉
113	童年	雷 加

目 录

123	我的读书记	贾植芳
131	在朦胧中探索	马识途
139	转蓬的一生(节录)	丁 聪
145	早年的书签	金性尧
151	人生的花与果(节录)	碧 野
171	童年二题	吴祖光
177	童年琐忆	李 锐
196	挥洒人间情(节录)	李德伦
209	童年生活琐记	韦君宜
213	枣香梧荫忆童年	刘知秋
220	忆儿时	琦 君
230	寻梦记	黄秋耘
236	大年夜	黄秋耘
240	童年漫忆	魏荒弩

唐 弢(1913—1992)，原名瑞毅，笔名晦庵。浙江镇海人。学者、散文家、杂文家。著有杂文集《推背集》、《海天集》；散文诗集《落帆集》；论文集《鲁迅杂文的艺术特征》、《鲁迅美学论稿》等。

童 年

夜应该是黑暗的吧，然而我却经历了一个并不黑暗的夜，你也许以为那晚上有月亮，有星，再不然便是有灯光或者火炬，但都不是。只因为在我的寂寞的记忆里悬挂着一个笑脸，它照亮了我的童年。

笑脸照亮了我的童年。

朝阳爬上海面，雾气散了，一万颗金星在波涛上跳动，第一线春光印进了小小的心，我在紫云英的绿茵上打滚，在暖洋洋的潮水里濯脚，听鸬



鸽在嫩绿丛中试着它的新声，杨柳枝头盘绕着青油油的潮气，不知道这是云，是雾，抑是昨夜农家遗留下的炊烟？

白鸟在波涛上缓缓地翱翔，蓦地，像中了弹一样地直落到水面，又霍的飞了上去，它已经找到了它的丰盛的早餐。

雄健的翼子在蓝天里划开一线笑痕。我的心里也漾起了一线笑痕。

心花开了，我笑着跳着，珍视我自己的童年。

我笑着跳着，珍视我自己的童年。

在石榴花开得火一般红的时候，我骑上牛背，缓缓地踱过了绿的原野。

我唱着情歌，虽然并没有情人；我觉得自己是凯旋归来的英雄，虽然并没有打过仗。

看，这世界是多么幽秀，多么美丽。

这世界是多么幽秀，多么美丽。

夜，她在我回忆里留下难忘的情影。

月是她的脸，一抹轻云是她的笑靥，几颗星星是她的眼睛，晚风吹过垂杨，这上面散布着她的风韵。

我在她的膝上跳舞。

我在她的怀里熟睡。

我笑着跳着，我的青春是一盆火，融融的是热烈，
2 旺旺的是光明。

在童年的宝座上我跨着长虹，遨游于大漠似的天空，我撷着轻云，摘着星星。

童年，梦一般的童年。

童年，梦一般的童年。

我用着和山等量的悔恨，和海等量的懊恼，送青春逝去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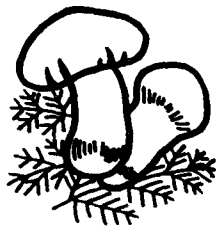
在山的尽头，海的边涯，不，在寂寞者的心底，我埋葬了我的童年。

三 迁

英国散文家韩特（Leigh Hunt）在自传中说：“如果教会学校对我没有一点别的好处，但一回忆到在这学校里结交过的友情和第一次神圣的爱的滋味时，也永远使我对这学校亲热了。”每次我读到这段话，就不免记起自己的学校生活，当时环集于周遭的师友，以及他们所曾给我的温暖的友情来。

池鱼故渊，旧梦是很难忘却的。

以最初的记忆而论，四年小学生活似乎特别平淡，那是在本村的祠堂里过的，除了正面排着祖宗的牌位外，两廊是寄存着的寿材——也即老人们准备百年后成殓的空棺，然而看起来已有一点鬼气了，我就不大愿意



跑近去，上课下课，大家挤在一个教室里。说是教室，其实就是祠堂的大厅，又因为学校还没有蜕去私塾的形式，从一年级到四年级全都混合着教，简直是个无奇不有的大杂院。

我就受着这种“大杂院”式的教育，而且一年一年地升上去，“地位”也日见其重要了，因为已经是高班生。一班里十几个人，背后各有一群小喽罗，彼此分立门户，互相倾轧起来，那盛况，比起今天的衮衮诸公来，真也不遑多让的。

而且气度又似乎特别大。

这种倾轧，那时候有个专门名词，我记得叫“立国”。有时也当做动词用，如说某甲和某乙“立国”了，实际就是斗了起来的意思。我虽然没有谋王篡位的野心，可是却立过“国”，包有过二三十个好公民。大概是因为听讲《三国演义》，又受到戏文的影响吧，我总以为我的对手是曹操，一个奸诈得面无人色的大花脸，想起来不免义愤填胸，仿佛自己真是兴汉灭曹的刘备，决计和他拼上一拼了。可惜二三十个公民里竟没有诸葛亮，张飞、赵云都还拖着鼻涕，不用说运筹帷幄，冲锋陷阵，连可以动动笔，重要关头发个通电，声明拥护到底的起码文人也没有，所以只好在野地里摔一回跤，对骂几句，大家亡“国”拉倒了。

我说大家，因为亡的不只是我的“国”，连“曹操”他们也都在内的。并且也无须开圆桌会议，装个鬼脸，就解决了所有的争端。

四年便轰轰烈烈的过去了。

大概是父亲不愿意我做“刘备”吧，修毕初小，我就拜别祖宗的牌位，被送到十几里外的一个小学里面去。其时我还不足12岁。母亲暗暗地淌着泪，说是年纪这样小，到外面去寄宿，一定要遭别人欺侮的。可是父亲的意志很坚决。我呢，为了逃出那些族中长辈的冷嘲，什么“赤脚人的儿子中状元”呀，“石狮子翻身”呀，也颇有离乡唯恐不远的感觉。这么一来，走是终于走定了，家里便忙着替我备行装。母亲偷偷地塞给一元钱，让我肚饥的时候买零食。姊妹们哭红了眼睛，一直送到屋后大路上，然而我却不一样，我觉得自己是个大丈夫。

大丈夫也会落泪吗？

我想一定不会的，所以我不哭。

直等搬进宿舍，排好铺位，连同来的挑夫也都回去以后，我才知道自己是投入了一个陌生的人群，大丈夫的威严颇难维持了。第一个坏消息是功课难。五年级的英文要读第二册，还有什么理化和卫生。把教科书领来看时，卫生书上印着希奇古怪的图画，课文是白话的，又冗长，又疙瘩，我便拉住一位瘪嘴的同学，不管他旧生新生，怯生生地问道：

“卫生书要背吗？”

“背。一个字不准脱！”

我大吃一惊。心里想：这怎么行呢！一面脱口把这个意思说出来。瘪嘴的同学白白眼，又把鼻子缩几缩，

仿佛叭儿狗嗅到自己的尿臊臭。然后掉一掉头，走开了。

我便坐在宿舍里，独自思量着这难题，懊恼来此读书，我怕真要被那些长辈笑着呢。于是便想起母亲，想起姊妹，想起我的张飞和赵云，觉得连曹操都是好人了，我愿立刻赶回“大杂院”，抱住他们，告诉他们此后决不再打架。

然而我能够吗？

在我眼前的是一个陌生的人群，正以年轻的心，采摘着各自的欢乐。而我呢，我是寂寞的。又渐渐地发现旧生的气焰凌人。他们多半是六年级，也就是所谓毕业班，看人时斜睨着眼睛，走起路来则又撑开肘弯，恰好是“螃蟹式”的姿势，碰上去，那是当场就要吃亏的。这些英雄的年龄已经到了十五六，正是初解人事的时候，年轻漂亮的低级生，跑过走廊，他们便会冷不防地从暗角里跃出来，抱住了亲个嘴，然后大模大样地走开去。

我厌恶他们，以为这才是真正的恶棍。

然而另一方面，对这学校却逐渐发生了好感。首先是功课并不难，瘪嘴说的是谎话。英文诚然是第二册，却允许课外补。应付正课，我还有绰绰余闲，可以消磨在图书馆和校园——我最喜欢的便是这两处。

校舍的建筑是西式的，明朗宽敞，寝室有上海的通厢那么大，每间住着四人至六人。除开图书馆，还有仪器室和体育馆，操场分晴雨两部，校园在正屋的南面。

种得最多的是冬青。我常坐在草地上，采蒲公英的籽，听云雀向竹林唱歌，那些日子里我正做着陶渊明的梦。

然而使我难忘的却不是自然环境，而是身所浸沐的教养。首先我应该感激黄寄凡先生，他是被称为宁海才子的，书画金石之外，还做得好诗，而且又同情新文化运动，常常为我们讲解胡适的思想和新诗。这是陶渊明的天下里一个大霹雳，即使孩子如我，也不能不为之震动的。先生又竭力为我的作业延誉，至于公开说是门人里面得意的一个。

这宣布，对我确乎有些好处的，第一是旧生不敢欺侮我。而我也终于从纷扰里安静下来了，半年里倒真的读了一些书。

我说纷扰，因为这里也还是《三国演义》式的天下，联甲攻乙，联乙攻丙，几乎没有休止的时候。我在他们里面是客卿，虽受拉拢，却还有置身事外的自由。谁使赤子生攘夺之心的呢——这些明天中国的主人？

我想，寄凡先生是一定明白的。

寒假近来了，他为我刊了一个石章，又送我一幅屏条，我就高高兴兴地带回家里去。可是他却从此辞去教席，不再来校了。听说他去的地方是南边，服务的所在是军队，“十年养志”，这或者是他自己的选择吧，所以我虽觉惋惜，一面也还替老师在庆幸。

我以为他走得很不惜。

到后来，才知道这是被激而成的。据一个同学告诉

8 我，寄凡先生在校的时候，凡所作为，常受地方绅士的